



晚上九点半以后,手机响了,一看,是张建华大夫。赶紧接听,“我明天临时有事儿,不能上班了。你什么情况啊?说给我听听。”

张建华本来是县医院呼吸科的主任,也是主任医师。一年前退休后被返聘,明天,他要到专家门诊坐诊,我本来已经和他电话联系过,明天去找他。

“前些天,早晨起来出现胸闷现象。想找你看看。”

“你把CT片和结论发给我,我看看。”

发过去不久,张建华回信息说,是靶向药副作用引起的,又详细询问了具体情况,给我开了三样药,交代清楚如何服用。来来回回,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,我们俩的通话才算结束。

我只是一个普通教书匠,本来并不知道县医院里有张建华这么一个大夫,我知道

他,是因为我娘。

二十多年前,我娘得了肺病,越来越重,最后不能起床,要找医生看。我的一个姨兄弟在县医院工作,我打电话问他,他向我推荐了张建华。他与张建华联系以后告诉我,下午下了班,他和张建华一起到家里给我娘看病。

我和张建华素未谋面,只是因为熟人介绍,就这么热情地要登门问诊,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

下午六点钟以后,张建华和我姨兄弟,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如约而至。那时候,他还很年轻,三十刚出头,浓眉大眼,身板挺直,帅男模样。说起话来,却是和风细雨,非常具有亲和力。他走到我娘床前,亲热地叫着大娘,拿出听诊器听了好一会儿,又看了舌苔,详细询问我娘的病理感觉。开了几样药,让在家里输液治疗。

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

良医

□李俊明

前前后后,大概半个小时过去,将近晚上七点,夜幕已经降临。看完病,他要走。我和姨兄弟都挽留他,邀请他在家里吃饭,他婉言谢绝,和我姨兄弟一起,骑自行车就走。俩人的身影,慢慢消失在夜色里。

大约十几天以后,我娘的病情大为好转。那之后,只要我娘肺病发作,我都直接找张建华,他总是有求必应。

再后来,我娘需要住院治疗,张建华总是提前安排好床位。他看病非常细心,根据我娘的病情,不断调整药物或者药量。而且,只要到我娘病床前,总是不叫大娘不说话,弯着腰,尽量贴近我娘,说话时和风细雨。他温柔体贴的医风,慢慢感染了我娘,只要他来到身旁,我娘总是满脸笑容,向他诉说自己的病情。

那时候,治疗肺炎的首选药是氧氟沙星。当时的氧氟沙星副作用挺大,病人用了会出现烦躁现象。我娘出现烦躁的时候会手舞足蹈,说自己想飞,吵闹着回家。等我们都劝不过来的时候,我就去找张建华,让他出面安抚。他一出面,一声大娘一叫,我娘立即缓和下来。张建华慢声细语地劝导她,有时候,还会说些善意的谎言,譬如,他和我一起抬着我娘的病床,一边摇晃,一边对我娘说,“大娘,咱回家了。”

在不停地摇晃中,我娘慢慢平静下来,又慢慢闭上眼睛睡着后,张建华才离开。

当时,张建华是内科副主任,是呼吸治疗专业的台柱

子,他又是县医院唯一一个会肾透析技术的医生,所以,除了呼吸科的正常工作,他还得兼顾透析工作,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么忙,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有疲劳的样子,也没有听见他发过一句牢骚。后来,县医院专门成立了呼吸和肾病科,他是主任,更忙。

我娘走了之后,我爹又得了肺炎,他对张建华的信任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。我爹一犯病,就告诉我,快找张主任给我看看。有时候,张主任还会亲自到家里给我爹看病,详细了解病情之后,对症开药,大约十几天过去,病情就会缓解。到后来,我爹的肺炎越来越严重,他临走的两三年,每年总要住几回院。只要住院,我爹必定奔着张主任去。

有一次,病情突发,到医院时,呼吸科实在腾不出床位,只好住进其他科室。我爹缺乏对主治医生的信任,不大配合,只好把张主任叫过来,给他看过病,开了药,他才安定下来。就这样,我爹还是不放心的,一再要我联系张主任,尽快转过去。张主任本来就记挂在心里,他那边一腾出床位,马上让我爹转到呼吸科,我爹才彻底放心。每逢张主任走到我爹病床前,他都会对着张主任笑,笑里满是一个病人对医生的信任。

经常麻烦张主任,我心里实在非常感激,总想表示一下我的心意。有一次,我买了几箱牛奶面条之类的礼品,让人开着车去他家。去之前,我已经了解到他在家,却不曾想,怎么也敲不开门,打手机,他

说在外面。我说我等,他不听,等了一个多小时,等到晚上九点多,也没等到他回来,更没敲开门,只好悻悻作罢,离开。

二十多年过去,我七十多岁了,张建华也退休了。如今的他,已经是满头白发,背也有些驼了,说话更加和风细雨。

等我也犯了肺病的时候,自然想到他。吃了他开的药十几天,到省城复查肿瘤,做CT,CT报告建议对症治疗。我并没有在省城医院找医生,而是回到县里,直接找张建华。他退二线之前,已经将他所在的呼吸科打造成全国有名的科室,好几次国家级的呼吸治疗主题会议都到县里来开,再加上他给我娘和我爹治病的情况,我当然最信任他。他看了CT和报告,马上调整了药物。

过几天,他又主动给我打电话,让我去县医院远程治疗门诊,可以线上预约看病。到了医院,正赶上北京两位大夫在他们科室会诊,他又和北京两位大夫一起,针对我的病情做会诊,最终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。一个月过去,张建华让我去复查,打开CT片子,他高兴地告诉我,“炎症减轻多了,肺间质也减轻不少,条索状阴影也消退不少。”

我听了,喜出望外,感谢他,他只是笑笑,一如往常,和风细雨地说,“继续吃药,再吃上两个月,一定会有好效果。”

这话,我信,我坚定不移地相信。

心香一瓣 inxiangyiban

地图上的“诗与远方”

□鲁北

当读书写作的疲惫如潮水般漫上心头,我总会停下手中的笔,移步至那幅挂在墙上的地图前,让目光开启一段独特的旅程。

以目光作舟楫,畅游于山川湖海之间,是我在岁月里珍藏的心灵雅趣。我没有足够的财富与时间,像他人一般,背上行囊,踏上远方的土地,亲身领略祖国山河的壮丽。然而,这一方小小的地图,却宛如一扇任意门,只需目光触及,想象便能插上翅膀,带我穿梭于江南的烟柳画桥与塞北的大

漠孤烟之间。

思绪常飘向遥远的东北,想起那位与我同怀文学热忱的挚友王岚。此时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拨通案头那部红色电话,窗外雪花纷纷扬扬,我轻声询问:“你那儿下雪了吗?”她温柔的声音顺着电波传来:“雪好大啊!”那声音,仿佛裹挟着东北大地的豪爽与热情,让我虽未身处白山黑水间,却也能感受到雪花飘落肩头的清冽。

有时我的梦又栖落于温婉的江南。每当忆起那

位多次编发我稿件的苏姓大姐,她那软糯的吴侬软语便在耳畔响起,轻柔得如同江南微风,撩拨着我的心弦。恍惚间,我仿佛已置身于江南的濛濛细雨中,青石板路被雨水浸润,散发着岁月的芬芳,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诗意。

但片刻之后,我的思绪便会轻轻折返,回到这小小的、充满诗意的跬步斋,我这十几平方的书房里。看似我的目光结束了这次地图上的旅程,实则,这旅程从未真正结束。

因为,通过地图展开的这场旅行,不仅是对远方的向往与憧憬,更是在喧嚣尘世中为心灵寻得的一方净土。在这方天地里,我挣脱现实的桎梏,让心灵在广袤的天地间自由驰骋。它让我明白,真正的旅行,并非只是身体跨越千山万水,更是心灵在不同的风土人情、文化底蕴间的深度探寻与交融。这份独特的体验,让我于平凡生活中,触摸到世界的万千姿态,也让我在喧嚣尘世中,寻得内心的宁静与富足。

